



| 邹兰芳 | 著 |

阿拉伯 传记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邹兰芳 | 著 |

阿拉伯 传记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邹兰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61-6202-6

I. ①阿… II. ①邹… III. ①传记文学—文学研究—阿拉伯半岛
地区 IV. ①I371.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755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5
插 页 2
字 数 468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批准号：08BWW014

序

邹兰芳教授所著《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的付梓出版，无疑是我们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学界乃至整个外国文学研究学界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这是她在同行们的支援下，历经7年，在我们阿拉伯文学研究园圃中精心培植出的一株奇花异卉，结出了硕果，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为这一学术领域增光添色。作为学界的一位同行，我深知这7年学术研究寒来暑往的艰辛意味着什么，看看书后所附长长的中、阿、英文参考文献单子，你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

这部专著本来已很完美。书中穷源溯流，对阿拉伯自古至今传记文学的来龙去脉做了深入地探究、精心地梳理；对阿拉伯学者及西方的东方学者有关阿拉伯传记文学的研究也做了厘清、评介；还对阿拉伯与西方传记文学的渊源与异同予以比较。专著一方面对阿拉伯古今传记文学的源流分阶段提纲挈领地做了整体论述，另一方面还分门别类对阿拉伯传记文学的一些名家名著作为典型个案条分缕析予以解读。

我始终认为，书既已完美，无需要有个“序”，如同完美的人不一定要戴顶帽子。否则会有狗尾续貂、画蛇添足之嫌。但作者还是希望有顶帽子，我只好来“续”，来“添”了。

说起来，“传记文学”在我国，似乎是在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后才出现的“显学”：成立了种种传记文学学会、研究会；常常召开种种传记文学的年会、研讨会；书店、图书馆辟有传记文学的门类、专架；还有专门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期刊、丛书……

这门“显学”又似乎是从西方引进来的，因为在过去，在我国，在阿拉伯世界，在东方，它并不那么“显”，不那么“鲜”。

其实，大谬不然。这大概又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在作怪。事实上，

传记文学在我国同在阿拉伯世界一样，有极其深远的渊源。

传记文学原是历史文学的一个分支。在文史不分的古代，史传很难分开。在我看来，所谓“史”也是一种“传”，可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学术门类……的传记。如果说“传记文学”是专门指人物的传记，那么，哪部史书会没有关键、重要人物的小传、评介?!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传记文学，一般虽追溯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但在我看来，似乎还可以追溯到先秦文学中的诸如《左传》、《战国策》、《晏子春秋》……其实，传记文学的很大作用在于通过传主的经历、言行，为他人作表率、典范。从这个意义讲，记述了孔子及其门弟子的言行录，被尊为儒家传统经典的《论语》，亦可被认为是我国传记文学的滥觞，如同阿拉伯传记文学的滥觞可追溯至《古兰经》、《圣训》一样。

其实，我国对传记、传记文学的普及与重视，还可以从“树碑立传”和“不见经传”这两句俗语中看出。建功立业、功成名就者往往会被树碑立传。名人的碑文不就是一篇很好的传记吗?! 而名不见经传者则往往是指一些默默无闻的凡夫俗子，没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似乎与传记、传记文学无缘、无关。其实也不然。阿拉伯文的“传记”通常可称为“Sırah”，是“走 (Sāra Yasıru)”这个动词表形态的词根，意思是这段人生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也就是中文“履历”的意思。所以我们平常写的“履历”、“小传”、“自传”，当然都应算是“传记”，如果你有文才，写的文学味儿足一些，当然也可以算作“传记文学”。至于篇幅长短，我认为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既然小说可以有长篇、短篇，还有微型小说、小小说、一分钟小说……那么传记文学为什么一定要受篇幅限制?! 这样一来，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凡夫俗子、平头百姓、草根……不是也可以正儿八经、堂而皇之地登上“传记文学”的殿堂了吗?!

我喜欢传记文学。青少年时代喜欢传记文学，是把那些传主当作追求、效仿的榜样。我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喜欢看董存瑞、刘胡兰……小传，看《把一切献给党》；看苏联译过来的传记小说《普通一兵》、《卓雅与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向英雄人物学习嘛！中学的时候想当作家，就看了一些中外作家、诗人的传记；初中的时候，旅大文工团借我去演“曙光照耀莫斯科”中的一个孩子，我又做起了当演员的梦，就又读

了不少中外名演员的传记。我觉得传记或传记文学对青少年大概可以起到励志的作用，帮助他们树立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他们的人生道路方面起一定的引导作用。国家、民族不同，社会性质不同，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宗教、信仰不同，倡导、流行的传记文学也就不同。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有的传记文学可能引导人们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有的传记文学则可能引导你去做一个虔诚的教徒……

人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毕竟与旭日东升的时期不同。但我虽已年过古稀，却仍喜欢读传记文学。因为传记文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人到了我这把年纪，不再像小时候爱幻想，喜欢童话，人在天上飞，爱听“假话实说”；也不像再大些时候，爱理想，喜欢读诗，人在地上跑，跟着“实说假话”；人老了爱回想，爱忆旧，坐在沙发上爱听“实话实说”，爱读传记文学。因为传记文学往往会比神话、诗歌、小说之类的读物能更真实地反映历史、社会、现实。有的传记读后，让你感到与传主似曾相识，很亲切，对他或崇敬、钦佩，或同情、怜悯，或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也有的传记读过之后，颠覆了你过去传统的印象，好似白内障动过手术，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物看得更清楚了：原来认为是神的不一定是神，原来觉得是鬼的不一定是鬼，有时会让你又变成了一个纯真的孩子，看到皇帝并没有穿什么光彩的新衣……

世界上很难找出两个民族像中国与阿拉伯民族之间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可谓源远流长。在中世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大帝国与雄踞东亚的中国，随着政治、经济达到鼎盛，文化也像擎天的灯塔，在丝绸之路两端交相辉映，彪炳于世。近现代，我们都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长期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但我们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长期坚持民族解放斗争，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获得胜利，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虽然政体、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各方面不尽相同。但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民都勤劳、勇敢，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我们都在努力振兴，与时俱进，使国家现代化。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都并非一帆风顺，有胜利，有成就；但也有挫折，也有困难、问题。

相似的历史进程，相似的命运，使我们中阿人民有更多的理由通过对

话、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互助合作。当今阿拉伯各国所在的中东地区日益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热点，这种对话、了解尤显紧迫与必要。

相似的历史进程，相似的命运，也必定产生反映这一切的相似的传记文学。无疑，阿拉伯的传记文学为我们深入、细致地了解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世界的历史、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遗憾的是，我们对包括传记文学在内的阿拉伯文学译介得还太少，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还很大，出版社对阿拉伯文学不甚了解，又有版权问题，怕赔钱；一方面我们阿拉伯文学的译介、研究队伍相对地还显得薄弱、稚嫩，也还不够执着、勤勉的。作为我国阿拉伯文学园地的一名园丁，我当然企盼着这块园地会万紫千红、繁花满园。因此，我才说：“邹兰芳教授所著《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的付梓出版，无疑是我们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学界乃至整个外国文学研究学界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因为这书一出，出版界、阿语界都会进一步了解阿拉伯的传记文学，知道阿拉伯古今有哪些名家名传该翻译、介绍，移植到我们的园圃中，使其千枝万朵，争芳斗艳。我企盼着。

看来，这“狗尾”续（序）得有点长，就此打住，且夹起来。

是为序。

仲跻昆

2015年10月15日于马甸

目 录

序	(1)
导论	(1)

上 编

第一章 阿拉伯传记文学发展脉络	(17)
第一节 阿拉伯传记文学的滥觞	(17)
第二节 中世纪阿拉伯传记文学概述	(22)
第三节 近代阿拉伯传记文学概述	(44)
第四节 现当代阿拉伯传记文学概述	(60)
第二章 中世纪阿拉伯史传形态	(85)
第一节 阿拉伯传记的分类	(85)
第二节 异族文化对阿拉伯早期史传的影响	(92)
第三节 阿拉伯传记的书籍种类	(94)
第四节 阿拉伯传记的编撰原则	(113)

下 编

第三章 阿拉伯自传文学中的“自我”及其文化特征	(133)
第一节 传统阿拉伯自传文学中的“自我形象”	(133)

第二节	在“公共”与“私人”之间周旋的“自我”	(153)
第三节	现代阿拉伯自传中的“自我”与开篇模式	(165)
第四节	现代阿拉伯自传中的诗性化特征:马哈福兹的 《自传的回声》	(184)
第四章	现代阿拉伯自传与民族身份	(197)
第一节	现代阿拉伯自传和民族文化的建构	(197)
第二节	“想象的国度”:现代阿拉伯童年自传及文化建构	(202)
第三节	征服黑暗:塔哈的《日子》	(222)
第四节	普罗米修斯的探索:易瓦德的《回忆录》和《生命书简》	(234)
第五章	现代阿拉伯自传与地域	(250)
第一节	地域记忆和作家乡愁	(250)
第二节	“沙赫鲁卜”的隐士:努埃麦的《七十述怀》	(259)
第三节	回忆的深井:杰卜拉的《第一口井》	(269)
第六章	现代阿拉伯自传与流亡	(282)
第一节	流亡者自传的“空间政治”	(282)
第二节	缺席的在场者:达尔维什的自传性叙事	(288)
第三节	居无定所的游侠:萨义德的《格格不入》	(301)
第七章	现代阿拉伯自传与性别	(315)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与阿拉伯女性自传	(315)
第二节	阿拉伯女性自传与自然描述	(319)
第三节	阿拉伯女性自传与政治诉求	(326)
第四节	“种子与岩石的抗争”:图甘的自传《山路崎岖》	(343)
第八章	现代阿拉伯自传与小说	(356)
第一节	现代自传的真实性和事实性	(356)
第二节	现代阿拉伯自传及小说体自传	(366)

第三节 现代小说体自传中的“监狱故事”	(380)
第四节 “一个富有冲击力的关于人类绝望的真实故事”:舒克里的 《裸面包》	(391)
余论	(404)
附录 1 作家姓名中、阿、拉丁文拼写对照表	(405)
附录 2 作品名称中、阿文对照表	(416)
参考文献	(433)
后记	(445)

导 论

传记是世界范围内古老而普遍的文类。在当今时代，业已成为文学和文化范畴中最重要的文类之一。而且无论从其作品的数量、影响以及读者群来看，也是最大的文类之一。传记的繁荣盖因此文类的本质关乎人类自身。传记学说到底是“人学”。要解答的核心问题是，人如何看待和阐释自己（自传），又如何看待和阐释他人（他传）。而文学是“人学”的艺术表达方式。在文学性传记中，各种典型的人生故事被描摹出来，将人类历史具象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灵魂，构成“微观历史”的各个画面。由此，历史—传记—人学—文学构成的传记文学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的独特景观。

一 阿拉伯传记文学

在阿拉伯历史上，尽管“传记”这一文类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与伊斯兰历史修录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但迄今为止，据笔者所知，与阿拉伯文学中其他文类（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研究成果繁星璀璨的盛况相比，对传记这一文类的研究产品可谓寥若晨星。中国史学界、文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更是乏善可陈。事实上，尽管“传记”这一术语产生自现代文学范畴，但“传记”这一文化生产方式在阿拉伯民族早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就产生了。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有着丰厚的传记文学遗产。起初阿拉伯人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记录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叙述家族世仇、家谱、神话和谚语。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创兴以后，为了确保年轻的阿拉伯帝国地位的合法性，对先知穆罕默德生平的书面记述成为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天职，它标志着阿拉伯人物传记的开始。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从中世纪的《古兰经》注释

到先知穆罕默德传，而后又发展至各个阶层人物的各类传记，乃至发展到凡是“学者”、“艺术家”或“能工巧匠”便有其传可修，再后随着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阿拉伯传记艺术蓬勃兴起。该文体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成果斐然，这一事实已被一些阿拉伯及西方现代学者所公认和证实。这种一脉相承的修传传统使阿拉伯民族在传记领域的遗产和积累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不亚于其他民族。

阿拉伯人及广大穆斯林一直对其伟人、名人、学者等人物传记投以极大关注，并在传记分类整理方面有着独特的建树。起初他们修撰各国史记，并于其中记录了各国的建立、繁荣、发展、开拓以及历史遗迹，这些可称为史传。此后，他们又为本地区名人，也就是那些或生或长或迁于本土之人中的贤能者修书立传，这就是人物传记。再后又有各阶层人物传记、圣徒传记、游记等。这些传记作品汇聚了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两个重要源流——伊拉克地区和沙姆地区的贤能名士，展现出完好的伊斯兰社会文化思想图景。而这些社会文化思想场域恰是那些被树碑立传的帝王将相、达人名流们来往其间、传道授业、争鸣思想、传承知识薪火的所在，也正是在这些关于知识、思想的辩论中，孕育着整个民族的生命和性格。

中世纪的一些史传家们在叙述历史时借助了考据方式 (isnād)^①。这种做法的结果便极大地丰盈了史传素材，甚至将一些似乎与传主生平无关的元素也加入其中。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做法以确凿、丰富的史料向读者证实了传主言行的真实性。后来的史传家们步其后尘，逐步形成了阿拉伯修史作传的学术传统。对于那些只是单纯引用、不对原作者的叙述及其史学线索的真实性追根溯源的史传作者而言，他们的作品多少难免杜撰之嫌。

相较于对人物性格的评论、剖析，史传家们更关注的是对其生平及家谱的详述、考证，对其学术影响力的渲染，甚至是人云亦云地介绍某人，以至

^① 这是古代阿拉伯传统的历史编撰方法之一，音译为“伊斯纳德”。它注重史料的原始出处，追根溯源，旨在甄别史料的真伪。这种方法类似于我国的传统史学中的考据法。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认为，史事记载的价值取决于传述链的准确性，而一长串的传述链后面的内容却是次要的（参考巴格达大学博士论文。عبد الرحمن حسين علي الغزاوي، الطبري ومنهجه في التاريخ، ص 91）。

于史传资料中的一些表达都几近雷同。不过,从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这些卷帙浩繁的史传作品为我们保留了传主的大量信息及生活境况,从而使现代史传作家借此为其欲为作传者(传主)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个性轮廓。而构建和塑造传主形象的范例正蕴含在这零散而冗杂的史料之中。

中世纪的大部分阿拉伯传记作品不采取独立文本形式,而是把人物传记放在各种史传文集、传记纲要、传记辞典中编纂。自传部分也常常夹杂在长长的考据传述链中进行。在文史不分家的前现代时期,阿拉伯传记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和文化特征。不过,中世纪也有独立的自传/传记作品遗留。人物传记实质上便是将史传中某人物抽离出来给予更长篇幅的、针对性的叙述。这一工作首先体现在伊本·希沙姆(Ibn Hishām,卒于公元833/伊历218年)从伊本·易斯哈格(Ibn Ishāq)作品传述而成的《先知传》(*al-Sīra al-Nabawiyya*)中。后来体现在伊本·乔兹(Ibn al-Jawzī,公元1114—1200/伊历508—597年)的《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传》、巴勒瓦(*al-Balwā*,约公元10世纪)的《伊本·图伦传》(*Ibn Tulūn*)和伊本·沙达德(Ibn Shadād,1145—1234)的《萨拉丁·艾尤比传》等作品中。但是,人物传记在阿拉伯文学中,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仍无法与史传匹敌。

将阿拉伯的传记脱离历史记事的框架,提升到个人精神探索高度的节点,应该算是苏非信徒的精神自传了。根据德国东方学家法兰兹·罗森塔尔(Franz Rosenthal,1914—2003)的研究,其根源可上溯至早期的穆哈希比(*al-Muhāsibī*,792—865)和提尔密济(Muhammad bn Ali Hakīm al-Tirmīdhī,824—892)的传记作品。而将信徒精神自传发展成为典型类型的是苏非主义鼻祖安萨里(*al-Ghazālī*,1058—1111),其精神自传《迷途指津》(*al-Munqidh min ad-Dalāl/The Deliverer from Error*)名垂青史。后来的苏非自传作家,像西姆那尼(Simnānī,1336年卒)、扎鲁格(Zarrūq,1493年卒)、沙阿拉尼(*Abdu al-Wahāb al-Sha‘rānī*,1501—1566)、优西(*al-Yūsī*,1631—1691)和伊本·阿吉巴(*Ibn ‘Ajībah*,1748—1809),也承继了这类精神自传风格。在这类作品中,作者的精神发展之路构成了作品的焦点。他们立足于刻画“内心的自我”以及这个“自我”在思想、宗教上的嬗变。他们深知,在作品里树立这样一种思想典型,对走同样精神道

路的读者来说是一个感召或是一种邀请。

另外的自传类型还有中世纪抗击十字军东征的大将乌萨马·本·穆恩齐兹（Usāma bn Munqidh，公元1095—1188/伊历488—584）的自传《前车之鉴书》，乌萨马在这部老年自传中回忆了自己戎马倥偬的一生，总结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拉伯骑士的人生感悟；中世纪社会历史学家伊本·赫勒顿（Ibn Khaldūn，1332—1406），他将自己的生平和经历的政治事件全部记录在他的自传《伊本·赫勒顿东西纪行》中；还有众所周知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伊本·白图泰（Ibn Batūtah，公元1313—1374/伊历713—775）以游记的方式展示其生命的历程。

诚如巴勒斯坦著名历史学家、黎巴嫩美国大学教授塔里法·哈里迪所说：“古代阿拉伯文学充盈着难记其数的人物传记。这笔丰厚的遗珍可谓汗牛充栋，相对于其庞大的数量，我们目前所做的研究只是管窥蠡测。”^①

现代阿拉伯传记文学是随着19世纪民族文化复兴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学创作思潮和风格的影响。虽取镜于西方，但现代阿拉伯“自我形象”却在民族新文化的建构中找到了其主体性。20世纪20—30年代、50—60年代以及新世纪之交，以埃及、黎巴嫩、巴勒斯坦地区、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为文化中心的阿拉伯世界涌现过3次“传记写作热”。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波诡云谲的地区争端，使一批睿智的知识分子能从本民族的文化、政治、宗教、心理、性别、地缘政治等因素出发，对社会进行多重揭示，对人性进行多重阐释。因此，现代阿拉伯传记文学体现出现代阿拉伯知识分子建构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对民族属性再定义的主题。

鉴于此，在笔者看来，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既要有历史纵向性的梳理，又要有横向批评性的探讨，也要有对文本个案性的分析。此项研究是对传主人格特性与时代环境契合度的研究，是对以揭示真相、自我救赎、寻求民族属性为目标的阿拉伯社会思想文化特征的探求，是对该文类审美技艺、叙事策略的分析及传记与其他相邻文类之关系的考察。

^① [巴勒斯坦]塔里夫·哈利迪：《阿拉伯传记文学：世代相传的阿拉伯遗产》，《中东报》2008年1月9日第8—9版。

二 阿拉伯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

伴随阿拉伯传记文学在 20 世纪初的兴起并逐步繁荣,对阿拉伯传记文学理论的建构和研究,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初露端倪,涌现出一批传记文学理论家。他们多半是阿拉伯文学史家,出版了早期的传记文学史纲。70 年代中期形成较成熟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专著。90 年代以来涌现出传记文学研究热潮,出版了大量的有关阿拉伯传记文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叙事论、传记文学作品个案研究等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还举办过数次国际性和地区性的专题研讨会。

阿拉伯学者对传记文学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邵基·戴伊夫(Shawqi Dayf, 1910—2005)、伊赫桑·阿巴斯(Ihsan ‘Abbas, 1924—2002)、穆罕默德·阿卜杜·吉纳·哈桑(Muhammad Abdu al-China Hasan, 1921—2003)为代表的一批埃及学者对阿拉伯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传记艺术进行了研究。邵基·戴伊夫的专著《人物传记》(*at-Tarjama ash-shakhsiyyah*, 1956)和吉纳·哈桑的专著《传记》(*at-Tarajam wo as-Siyar*, 1955)与“说书艺术”、“游记文学”、“玛卡梅韵文体艺术”一起,构成了埃及知识书局出版的“阿拉伯文学艺术”系列丛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阿拉伯古代传记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邵基将阿拉伯个人传记分成六大类:古代的哲学传记、学者传记、文学传记、精神传记、政治传记,以及现代传记。这两位埃及文艺理论大家虽然为陈述阿拉伯传记文学的传统和这一传统的现代性延续做了拓荒性的工作,但尚未在阿拉伯学界形成引起关注的独立的传记文学研究体系。

伊赫桑·阿巴斯的专著《传记艺术》(*Fannu as-Sira/The Art of the Sira*, 1956)结合传记和自传两个方面,从艺术的层面探究了阿拉伯传记文学的特点、规律、审美标准等理论性问题。作品的末章集中论述了前现代阿拉伯自传,并较为详细地列举了 17 篇作品。阿巴斯将阿拉伯传记作品分成五个大范畴:

1. 纯轶事趣闻叙述 (*akhbāri mahd*)
2. 解释性、说明性、殷鉴性或辩护性的个人叙述 (*tafsīr, ta‘līl, i*

‘tibār, tabrīr)

3. 精神皈依性叙述

4. 冒险、游记性叙述

5. 其他

伊赫桑对传记艺术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以至于《传记艺术》一版再版。

上世纪70年代埃及著名阿拉伯传记文学理论家叶海亚·易卜拉欣·阿卜杜·戴伊姆(Yahyā Ibrāhīm Abdu ad - Dāyim)的专著《现代阿拉伯文学中的自传》(*at - Tarjama adh - Dhātīyyah fī al - Adab al - Arabī al - Hadūh*, 1975)开启了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的新时代。阿卜杜·戴伊姆教授主要把作品按作者写作的动机分类,评析了前现代和现代阿拉伯传记文学作品。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文化、文学由于快速拿来和套用某些西方文化、文学理论和模式而出现了明显的本土文化断层,但戴伊姆教授还是看到了前现代和现代阿拉伯传记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承继关系。在把阿拉伯传记作品历史地、文学地看待后,阿卜杜·戴伊姆认为,许多中世纪的作品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学发展水平;有些古代、中世纪的传记作品传达的文学意旨和历史文献价值并不亚于现代作品,如穆阿叶德·希拉齐(al - Mu'ayyad ash - Shīrāzī, 1077年卒)、伊本·布鲁金·齐里(Ibn Bulukkīn Zayrī, 任王位于1028—1054年)、伊本·海塞姆、安萨里、拉齐、乌萨马·本·穆恩齐兹、伊本·赫勒顿和阿卜杜·瓦哈卜·沙阿拉尼等人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呈蔚然之势。在埃及、沙姆地区、北非地区出版了许多研究专著,有的为批评性研究;有的为个案性研究;有的为比较性研究,使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更加系统化、地区化、深入化。如埃及学者舒克里·马卜胡特的《〈日子〉中的第三人称叙述和第一人称叙述》(1990),埃及文论家阿卜杜·阿齐兹·沙拉夫的《自传文学》(1992),埃及学者穆埃伊德·阿卜杜·希塔尔的《自传:批评研究》(1992),突尼斯学者穆罕默德·马基里的《忏悔性叙事》(1994),埃及学者达伊纳·麦尼兹的《埃及女性自传书写》(1995),突尼斯文论家穆罕默德·巴里迪的《当自我说话时:现代阿拉伯文学中的自传》(2005),1998